



中亚安全 与阿富汗问题

孙壮志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

孙壮志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孙壮志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10

ISBN 7 - 5012 - 2149 - 9

I. 中 ... II. 孙 ... III. ①国家安全 - 研究 - 中亚
②阿富汗问题 - 研究 IV. ①D836.02②D81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6356 号

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

责任编辑

罗养毅

封面设计

孙宝旗

责任出版

王勇刚

责任校对

张 颖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100010)

网 址

www.wapbook.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力托科技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双桥印刷厂

开本印张

850 × 1168 1/32 10 1/2 印张 275 千字

版次印次

2003 年 11 月第一版 2003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1.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21世纪的开端是不寻常的，也是不平静的，既充满了希望憧憬，也让人忧心忡忡。世界格局仍在变动之中，全球化、地区化浪潮继续汹涌澎湃，国际政治处在调整、变动、冲突、矛盾当中。虽然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发展的主题，但国际安全却受到许多挑战。威胁各国安全的因素，既有军事、民族、宗教冲突等传统因素，也有文化、资源、价值观竞争等潜在压力，还有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难民潮等非传统因素。由于世界各国相互依赖加深，经济与科技的进步既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和交往，也同样使人为的灾难更加防不胜防。“9·11”恐怖袭击发生在冷战后经济和军事实力最强的美国，美国随后宣布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并对阿富汗和伊拉克采取了大规模军事行动。促使各国开始反思自己的安全战略，对各种安全隐患更加重视。除了对消除非传统的威胁投入更多的力量以外，追求战略纵深，争取御敌于境外，加强与邻近国家的安全合作，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安全观与合作方式。

在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一系列变化的背景下，欧亚大陆并没有改变其作为国际政治中心的地位。分析欧亚大陆上的地缘政治形势，不能忽视中亚地区的存在。中亚从地理位置上说，位于亚洲的西北边缘，欧亚大陆的腹地。自古以来，中亚经常被大陆上的各种文明、各个强国重重包围。无论是作为政治实体，还是作为经济体，或者单纯从文化上来说，中亚都没有成为一个大陆上的

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中心。历史上这个地区文明的发育较早，但经常是受到周边地区的影响，文化传统、民族构成、经济方式都是相当混杂的。

这本专著中所说的“中亚地区”，基本上是指从原苏联分出的五个独立国家，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五个国家不仅在地理上连成一体，而且有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军事联系，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它可以包括地缘上与这五国接近的阿富汗和里海地区。尽管对于中亚五国来说，阿富汗似乎是“外部因素”，但实际上由于密切的社会、文化联系，特别是中亚国家独立后，相对于巴基斯坦和伊朗，阿富汗的北方地区与这些新独立国家有更多的历史和现实联系，应该也属于“中亚”，而不仅仅是“南亚国家”。本书在论述阿富汗问题时，还是约定俗成地把阿富汗看成是中亚五国的南方邻国，且更多地关注其内在的联系。

中亚地区由于内部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性，民族、宗教的复杂性，社会发展的落后性，加之周边自然和地理环境较差，远离海洋，其地缘政治经济地位的劣势比较明显，在安全上总是难以摆脱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威胁。与此同时，中亚五国又处于大陆上陆路交通的必经之地，资源丰富，与一些大国和地区性强国为邻，在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处于独特的位置，在主要大国的地缘战略中占有一席之地。尽管中亚作为俄罗斯的属地长达一个多世纪，但其文化和社会的根本属性一直没有改变。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巩固主权，发展经济，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发挥其地缘优势的一个成果，而这个过程又经常受到地缘劣势的干扰。

地处中亚南端的阿富汗，更是一个独特的国度，历史上饱受欺凌，屡次奋起反抗外族的侵略。在列强疯狂瓜分殖民地的18、19世纪，阿富汗各族人民珍视自己的权利，并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后获得了完全的独立。阿富汗的历史命运和中亚国家有许多相似之处。虽然传统上阿富汗属于南亚地区，文化上与巴基斯坦和印度联系密切，但它的地缘政治作用则远远超出了这个地域。阿富汗地理上介于中亚、西亚和南亚之间，甚至与东亚、欧洲也有联系，是南北、东西陆路交通的枢纽，是军事战略的要地，对相邻地区，特别是巴基斯坦、伊朗和中亚五国的安全可以起到关键的作用，还能影响到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大国。因此，在谈到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和安全格局时，不能不考虑阿富汗因素。

本书所探讨的核心问题简单来说，就是阿富汗问题对中亚地区安全的影响。包括三个层次：一是阿富汗问题的渊源及与中亚地区安全的现实联系；二是“9·11”事件后美国出兵阿富汗，给中亚地区安全形势造成的影响，阿富汗形势的变化与地区国际环境的关系，以及大国和邻国对中亚国家和阿富汗政策的调整；三是中亚和阿富汗作为一个整体对于地区乃至更广范围内的国际安全格局的重要性，以及在这个地区建立致力于地区稳定的跨国机制，包括上海合作组织的现实性和必要性。把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紧密联系起来的，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但最直接、最引人关注的是“9·11”事件后美国及其盟友在阿富汗采取的军事行动，改变了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突出了中亚国家和阿富汗的地缘战略地位。

由于在当代国际政治理论中，安全的概念、范围越来越广，对跨国合作的依存度越来越高，要详尽地列举中亚地区和阿富汗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安全问题，实际上是很困难的，也并不具备现实意义。本书的基本线索是：从阿富汗问题的来龙去脉到中亚地区紧迫的安全威胁；从中亚国家和阿富汗的对外交往到地区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从外部力量的竞争到新世纪地区安全合作的模式。最后要回答的问题是：中亚安全面临的最大危险是什么，阿富汗起什么作用；中亚地区国际关系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对安全格局有哪些影响；跨国安全机制有何重要性，中国能化，

发挥何种作用。

国内关于阿富汗问题和中亚地区安全问题的专著并不罕见，其中几本的学术价值还是比较高的。在许多研究中亚地区安全的著述中，阿富汗因素都有所提及，在评论阿富汗形势的文章中，也有对中亚安全的分析。对阿富汗问题的研究，有两个高峰：一是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的若干年；二是“9·11”事件后的一段时间，作为时事评述，甚至临时“突击”的著作较多，鲜有比较深刻的研究，成果的时效性过强，学术性不足。研究中亚地区安全的著作和论文，是1999年以后逐渐增多的，主要与当地日渐猖獗的“三股势力”即：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有关。“9·11”以后，对中亚地区大国竞争的过分关注，反映了研究工作基础还不是很牢固，特别是缺少对地区内部问题的全面分析。实际上，国内专门从事中亚和阿富汗问题研究的学者很少，资料的搜集、积累有限，这也是限制高水平著作出现的原因。

国外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与我国有些相似，但角度有较大差异，从地缘政治入手进行分析的专著和文章比较多。由于理论和视角比较成熟，应该说一些关于中亚安全问题的见解还是相当深刻的。成果集中在对这一地区比较关注的国家，如法国、美国、德国、俄罗斯、土耳其、伊朗等国。中亚国家的领导人和学者对安全问题有更深的体会，在著述中较多地涉及地区和本国内部的各种现实问题。相对来说，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学者认识得更切合实际一些。他们对地区内部的问题，如跨国犯罪、贫困问题、生态危机、外来威胁有更直观的感受，提的问题比较具体。而西方国家的学者，论题往往比较开阔，对大国战略的成败有比较精彩的描述，但有时缺乏第一手资料的支撑。

美国学者胡曼·佩马尼（Hooman Peimani）在其专著《中亚地区安全及其前景》（REGIONAL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CENTRAL ASIA）中对中亚地区安全问题进行了概括，也总结了

西方学者关于地区安全的研究成果。他列举了对中亚地区安全至关重要的五种因素：一是社会因素；二是经济因素；三是军事因素；四是政治因素；五是环境因素。这些因素使中亚国家在安全问题上与一些大国和邻国有密切的关系，也决定了大国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基于此，他认为，俄罗斯、土耳其、伊朗的竞争对中亚地区安全产生了长期的影响。

还有一部美国资深记者和学者卡尔·E·梅耶（Karl E. Meyer）在新著《帝国的尘埃——对亚洲心脏地带控制权的角逐》（The Dust of Empire: The Race for Mastery in the Asian Heartland）中谈到中亚安全问题的历史根源。梅耶认为，中亚地区是亚洲的心脏，自古至今都受到地区外强国的重视，并展开激烈的角逐。西方学者的著述一般有这样的观点：中亚地区安全形势非常严峻；一些邻近国家的矛盾导致该地区更加不稳定；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亚是“调停者”；美国的进入惠及中亚的经济发展和地区安全。这种论点之所以偏颇，恰恰是他们不承认美国是“竞争者”，甚至直接制造了中亚地区的内部冲突，阿富汗便是很好的例子。

哈萨克斯坦学者 C.M. 阿基姆别科夫所著《阿富汗焦点和中亚安全问题》一书，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论述了阿富汗问题对中亚的长久影响。作者对 19~20 世纪中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变化和阿富汗问题的产生进行了评析，他认为，在中亚国家独立之前，苏联—阿富汗—巴基斯坦三国构成了一个地缘政治轴心，对中亚地区的稳定有直接作用。作者进一步提出，苏联解体以后，一些外部因素试图提供插手阿富汗取得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争夺中亚的资源。为维护地区安全，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对阿富汗冲突采取了“隔离”的政策。阿富汗冲突的蔓延和塔利班的崛起，削弱了俄罗斯对中亚的影响。这是因为，中亚国家要使阿富汗成为“缓冲带”而不是致命的威胁，就要同其他外部力量妥协或合作，

同时不断加强自身能力。^①

吉尔吉斯斯坦学者奥·莫尔达利耶夫在其专著《当前吉尔吉斯斯坦和中亚安全的挑战》中的观点，同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阿富汗是中亚许多安全威胁的策源地，而中亚现存的不利因素反映了地区安全的重要性，其中非传统安全和极端主义对中亚的威胁最大。他还认为，中亚国家间的合作是可能的，原因是：相同的政治经济传统；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面临相似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但他同时也承认，“彻底”的安全一体化在中亚的路途还很遥远，受经济因素、内外政策、国际环境的制约。^②

研究这样一个与现实甚至未来关系紧密的问题，最困难的并不是观点的提出和理论的推断，而是对资料和信息的甄别。本书的资料大部分来自于国外的报刊、论著和一些网上的新闻或综述。由于一些信息的相互矛盾就很容易误导研究者，因此，在写作的过程中，一是尽可能发掘原始材料，二是多利用官方、正规媒介公布的资料。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首先是把事实梳理清楚，然后再作出判断和评价，提出观点。限于篇幅和搜集时有所缺漏，在正文中对一些资料的来源没有一一注出，主要是参考了新华网、中国新闻网、新浪网、费尔干纳网（俄文）、独立报网站（俄文）、国际危机小组网站（英文）及中亚国家一些网站的新闻、评述和公布的文件。

科学的研究方法同样是很重要的，本书对国内外的相关国际政治理论也有所借鉴。由于中国在处理同这些国家的关系时，“邻居”、“伙伴”、“地缘优势”是经常用到的词汇，因此中国的战略利益、发展利益、安全利益是必须考虑的问题。本书的理论

^① 此书被兰州大学的杨恕教授和汪金国先生译成中文，详见〔哈〕С.М.阿基姆别科夫：《阿富汗焦点和中亚安全问题》，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② Оразбек Молдабиев：《Современные вызов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Бишкек，2001，С.42—44.

思考之一，就是如何评估 21 世纪的中亚地缘政治形势，及其对中国地缘政治战略在近期和中长期的影响。

地缘政治学说是相当古老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目的是在地理上、空间上为本国创造最佳的条件。早在 2000 多年以前的中国，这一学说就曾被广泛应用过，比如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西汉时期结好西域，共抗来自北方匈奴的威胁。工业文明出现以后，伴随着殖民扩张和资源掠夺，资本主义列强之间频繁发生冲突，地缘政治成为开疆拓土、野蛮侵略的代名词和冠冕堂皇的借口。20 世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后，意识形态的冲突在两大阵营形成后变得尖锐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雅尔塔体系确定的两极格局为美苏争霸埋下了伏笔，美、苏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争夺并没有妨碍地缘政治理论的延续。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苏联的解体使两极格局被新的格局所取代，世界开始向多极化发展。进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 21 世纪，世界格局的变动仍在继续，多极化的进程是个颇为漫长的过程，各国的政策更加务实。由于面临许多发展中的难题，各国更关心本国的发展利益。因此，各国在制定长期，甚至短期经济、安全战略时，都要考虑地区、周边、资源分布等要素，地缘政治在新形势下再趋活跃。

在重新整合的全球政治版图当中，大国由于经济上、安全上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而经常成为国际事务的主角。所谓国际格局，也主要考虑大国力量的对比关系及分布态势。作为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经济总量最大的欧亚大陆，是 21 世纪国际政治的中心舞台。而这个大陆地理上的中心是既有经济发展潜力，又有民族宗教问题，同时拥有战略资源的中亚、阿富汗和里海地区。阿富汗在这个区域的南端，经济落后，自然条件很差，但却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受到各大国的关注。

所谓世界“心脏地带”，即如今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国际政治真空的中亚和阿富汗，实际上却是各种利益纠缠不清的“乱麻团”。群雄逐鹿，大国关系在这个地区异常复杂。由于石油等战

略资源的开发，使中亚重新受到广泛的关注。但最惊动世界的既不是能源战，也不是强国对峙，而是来自中亚和阿富汗山区的恐怖分子。面对背景复杂的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这“三股势力”，中亚各国普遍感到头痛，中国和俄罗斯则决定联手出击。突如其来恐怖袭击，使西方国家不得不作出重大政策调整。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不惜跨海远征贫弱的阿富汗，使人们开始重新评价这个地区在国际政治和大国地缘战略当中的位置。中亚在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的份量究竟有多重，已经成为世纪伊始国际政治学家们经常遇到并一直希望搞清楚的问题。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影响中亚的阿富汗问题

第一节 阿富汗问题历史溯源 /1

- 一 阿富汗国家的形成 /2
- 二 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 /12
- 三 阿富汗内战的爆发 /21

第二节 塔利班时期的阿富汗 /35

- 一 塔利班的迅速崛起 /35
- 二 塔利班政权的对内政策 /41
- 三 塔利班在国际上的困境 /46

第三节 阿富汗战争对中亚的影响 /56

- 一 阿富汗问题与中亚的安全 /56
- 二 中亚国家与阿富汗的关系及对阿政策 /66
- 三 中亚国家在阿富汗问题上加强跨国合作 /71

第二章 “9·11”事件与中亚安全

第四节 美国的“反恐”军事行动 /82

- 一 美国决定出兵阿富汗 /83

- 二 塔利班的垮台 /91
- 三 美军进驻中亚 /101

第五节 阿富汗的重建 /115

- 一 各国不同的态度和立场 /115
- 二 波恩会议 /127
- 三 临时政府的成立 /134

第六节 中亚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及挑战 /147

- 一 “9·11”事件前中亚国家的安全形势和安全战略 /147
- 二 “反恐”过程中对安全战略的调整 /157
- 三 俄罗斯还是中亚国家的重要安全伙伴 /162
- 四 更加复杂的地区安全问题 /169

第三章 地缘政治与安全机制

第七节 中亚国际关系的新特征 /171

- 一 地区国际格局的“变”与“不变” /177
- 二 俄美在中亚：盟友还是对手 /187
- 三 地区性强国的新竞技场 /197

第八节 中亚地缘政治状况 /207

- 一 地理位置的战略内涵 /207
- 二 资源开发的政治游戏 /215
- 三 周边环境的现实压力 /226

第九节 新世纪在中亚地区的跨国安全合作 /233

- 一 中亚国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加强合作 /233
- 二 中亚国家在地区安全方面的新立场 /240
- 三 地区性国际安全机制的形成 /246

四 伊拉克战争前后的中亚国家 /258

第十节 上海合作组织在中亚 /269

- 一 从双边到多边：21世纪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战略合作 /269
- 二 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 /276
- 三 上海合作组织在中亚的前途 /283
- 四 上海合作组织的目标与课题 /289

结束语 /298

- 一 对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要有客观的估价 /298
- 二 中亚地区处在地缘政治的“岔道口” /300
- 三 析世纪中亚国家的稳定要付出代价 /302
- 四 地区安全亟待寻找“症结”和出路 /305
- 五 中亚国家政治上没有多少回旋余地 /307
- 六 中国和中亚国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合作
非常重要 /308

参考文献 /310

后 记 /318

第一章

影响中亚的阿富汗问题

阿富汗位于亚洲中西部，是伊朗高原东部的内陆国家。面积65.23万平方公里。阿富汗北与中亚的南端接壤，分别与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为邻；东北突出的狭长地带与中国接壤，东和东南与巴基斯坦毗邻，西与伊朗交界。阿富汗是个贫穷的内陆山国，经济以农牧业为主。1971年，阿富汗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国家之一。阿富汗与中亚国家在地理上连成一体，不少民族跨界而居，历史文化联系非常密切，有着相似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命运。自古以来，阿富汗就是中亚地区南部的重要屏障和桥梁，对中亚地区的稳定有着直接的影响。双方的官方和民间来往都比较密切。

第一节 阿富汗问题历史溯源

阿富汗这个称谓，按古波斯语的解释，意思是“山上人居住的地方”。外文的国名全称是“阿富汗斯坦”（Afghanistan），意思就是“山上人的国家”。中国古籍中称这个地区为“吐火罗”、“大月氏”。唐代高僧玄奘对7世纪时当地的民情、环境曾有过生动的描述。例如：“居人殷盛，役属迦毕试国。地多山林，稼穡

时播。气序微寒，风俗犷烈。性急暴，志鄙弊，语言少同中印度。”^① 阿富汗物产并不丰富，但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自古以来欧亚大陆上人类迁移、征伐、商旅活动的必经之路。阿富汗和中亚同是“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是多种文明的交汇处，同时这片土地上的居民也都饱受战乱之苦。阿富汗是多民族国家，历史悠久，饱受欺凌。18世纪前，入侵阿富汗的有波斯人、希腊人、萨特人、匈奴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蒙古人等，因此阿富汗的历史无连续性可言，20世纪的阿富汗经历了盛衰荣辱，苏联军队的悍然入侵使这个屡经劫难的国家陷入长期战乱。

一、阿富汗国家的形成

阿富汗是个具有悠久文化发展史的国家，有着反抗外国侵略的光荣传统。最早的阿富汗人生活在苏莱曼山区和加兹尼与坎大哈高原地区一带。今天的“南阿富汗和西北印度地区被公认为阿富汗民族形成的主要地区。这一地区讲东伊朗语的古代居民是现代阿富汗人的祖先”。然而，阿富汗民族最终形成的时间却没有定论。在19世纪以前，阿富汗人甚至很少用“阿富汗”来表示自己的民族属性，经常使用的对不同部族群落的称谓是“帕什东”（普什图或帕赫东）。^②

国家历史的基本轨迹

阿富汗地区很早就有人类活动，在加兹尼有距今20—10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从3000多年前的北方雅利安人南迁开始，在数十个世纪的时间里，先后有塞人（萨迦人）、波斯人、希腊人、匈奴人、哒人、突厥人、阿拉伯人和蒙古人到达

^① 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49页。

^② 彭树智主编：《阿富汗史》，陕西旅游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2—24页。

这个地区，领土也经常是分属于周边兴起的不同帝国。阿富汗与印度、伊朗、中国、阿拉伯国家甚至欧洲都有过文化交往，受到多种文明、多种宗教的影响。

公元前6世纪，阿富汗曾是波斯帝国的一部分，出现了较为发达的灌溉农业。公元前4世纪，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该地区，带来了古代的爱琴文明。马其顿的军队在阿富汗修建的几座亚历山大城成为交通枢纽，使欧亚陆路交通得以贯通。公元前3世纪，印度的阿育王占领阿富汗南部，佛教也随之传入阿富汗。北部地区在经历了塞琉古王朝的短暂统治以后，出现了巴克特里亚国家，中国史书上称为“大夏”。公元前2世纪中叶，大月氏人西迁至这一地区，其国家较为强盛。源自中国汉朝的“丝绸之路”开始东西贯通，闻名于世。

公元1世纪建立的贵霜王朝很快把阿富汗纳入版图，在这个时期，当地的农业经济发达，城市也颇为繁荣。佛教是贵霜王朝主要的宗教，在阿富汗得到普及，犍陀罗佛教雕塑艺术的奇葩在该地区绽放。^① 出现了巴米扬这样的佛教圣地。突厥人也曾统治过阿富汗，但时间都不长。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征服阿富汗，带来了伊斯兰教。阿拉伯在消灭各地抵抗运动的同时，逐步在阿富汗全境推广伊斯兰教，但进程比较缓慢。

随着阿拉伯帝国的衰落，中亚地区一些独立的王朝开始出现，公元9世纪，萨曼王朝控制了阿富汗。公元10世纪，突厥人控制了整个阿富汗地区，建立了加兹尼王朝；塞尔柱人也不断侵扰该地区。后来，古里王朝崛起，把突厥人赶出了阿富汗。到13世纪，阿富汗一直频繁受到外族侵扰，王朝内部的纷争不断，但赫拉特、加兹尼、喀布尔等城市和贸易中心逐步发展起来，与中国、印度、地中海国家的商业活动没有受到战乱的影响，城市

^① 张敏：《动荡二十年》，马行汉主编：《外交官谈阿富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2月版，第119—120页。